

尚

書

正

義

尚書注疏卷第十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旅獒第七

金縢第八

大誥第九

微子之命第十

旅獒第七

周書

西旅獻獒

西戎遠國  
貢犬

太保作旅獒

召公  
陳若旅獒

因獒而

**獒**

西旅至旅獒  
名旅者遺獻其犬

正義曰西方之戎有國  
其名曰獒於是太

保召公

因陳戎史敘其事作旅獒

傳西戎至大

犬

正義曰西旅西方夷名西方曰戎克商之後

乃來知是西戎遠國也獒是犬名故云貢犬犬

傳召公陳戒正義曰成王時召公爲太保知此

時太保亦召公也釋詁云旅陳也故云召公陳

上旅是國名此旅訓爲陳二旅字同而義異鄭云

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道豪國人  
遣其道豪來獻見於周良由不見古文妄爲此說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

四夷莫化貢  
其方賄九八

言非一皆通道  
路無遠不服  
西旅底貢厥獒  
西戎之長致貢其獒犬高

四尺曰獒  
以大爲異  
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陳貢獒之義以

訓諫  
王惟克至于王正義曰惟武王既克商華夏既定遂開通道路於九夷八蠻於是育

西戎旅國致貢其大犬名獒太保召公乃作此篇陳  
貢獒之義用訓諫於王  
傳四夷至不服  
正義曰

曲禮云其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經舉夷蠻則戎狄  
可知四夷慕化貢其方賄言所貢非獨旅也四夷各

自爲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云九夷  
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

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明  
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

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  
鄭衆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偏檢經

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辨制明堂位及職方并爾雅下文云六八寮在南六戎在西五狄在北皆為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答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解言克商遂通道是王家遣使通道也魯語引此事韋昭云：「通道譯使懷柔之是王家遣使通彼彼聞命來獻也。」言其通夷蠻而有戎貢是四夷皆通道路無所不服。傳：「西戎至為異。」正義曰：「西戎之長謂狁國之君致貢其獒或遣使貢之不必自來也。」犬高四尺曰獒。釋畜文左傳晉靈公有犬謂之獒。狁國以大為異故貢之也。曰：「嗚呼明。」

王慎德四夷咸賓

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

無有遠

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

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為耳目華侈。王乃昭德之致于

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

廢其職。分寶賁于伯牧之國，時庸展親。以寶主分同姓

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疏曰：嗚呼至展親，正義曰：嗚呼

德教以柔遠，人四夷皆來賓服，無有遠之與近，盡

貢其方土所生之物，其所獻者，惟可以供其服食。

器用而已，不為耳目華侈供玩好之用也。明王既

得所貢，乃明其德之所致，分賜於彼異姓之國。明

已德致遠，賜異姓之國，令使無廢其服職事也。分

寶于同姓，伯牧之國，見已無所愛惜，是用誠信。

其親親之道也。傳天下至華侈，正義曰：以言

無有遠近是華侈也。統之，漸釋詰云畢，蓋也。故云



慎氏之矢是分異姓之事禮有異姓庶姓異姓王之甥舅庶姓與王無親其分庶姓亦當以遠方之

貢矣傳以寶至之道正義曰寶玉亦是萬國

所貢但不必是遠方所貢耳以寶玉分同姓之國

示己不愛惜共諸侯有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

也言用寶以表誠心使彼知王親愛之也定四年

左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是以寶玉分同姓

也異姓踈慮其廢職故賜以遠方之物攝彼心同

姓親嫌王無恩賜以寶玉貴人不易物惟德其

物表王心此亦互相見也

物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德盛不狎侮必自

物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

物何狎易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則人盡其

侮慢之有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則人盡其

矣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以悅使氏民忘其勞則力盡矣

○



人不至其力。正義曰：既言分物賜人，因說貴不在物，言有德無德之。王俱是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人，其此賜者是物，若無德者賜人，則此物不是物矣。恐人主持已賜人，不自脩德，言此者戒人主使脩德也。又說脩德之事，德盛者常自勗身，不為輕狎侮慢之事。狎侮君子，則無以盡人心；君子被君侮慢，不肯盡心矣。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君侮慢，不復肯盡力矣。君子不盡心，小人不盡力，則國家之事敗矣。傳言物至於德。正義曰：有德不濫賞，賞必加於賢人，得者則以為榮，故有德則物貴也。無德則濫賞，賞或加於小人，賢者得之，反以為恥，故無德則物賤也。所貴不在於物，乃在於德。傳以虛至心矣。正義曰：以虛受人，易咸卦象辭也。人主以已為虛，受人言執謙以下人，則人皆盡其心矣。傳以悅至盡矣。正義曰：詩序云：悅以使民。

民忘其死故士以死使民民忘其勞在上撫恤之  
則人皆盡其力矣此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太甲曰  
接下思恭不可狎侮臣也論語云使民如承大祭  
不可狎侮民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子勞心小人勞  
力故別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言不以聲色自  
役則百度正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  
以器物為戲弄則喪其

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在心為志發氣為  
言皆以道為本故

君子勤道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

物賤用物民乃足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  
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為益

器用為貴所以化俗生民犬馬非其土性不畜非此土所  
生不畜以

不習其用 珍禽奇獸不畜于國 皆非所用 有損害故 不

寶遠物則遠人格 不侵奪其利 則來服矣 所寶惟

賢則邇人安 寶賢任能則近人安 近人安則遠人安矣 疏 不役至道 接正義

曰既言不可狎侮又言不可縱恣不以聲色使役耳目則百事之度惟皆正矣以聲色自娛必玩弄人物

既玩弄人者喪其德也玩弄物者喪其志也人物既不可玩則當以道自處志當以道而寧身言當以道

而接物依道而行則志自得而言自當 傳言不 至度正 正義曰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之疾

去茲心不瘳昏亂百度杜預去百度百事之節也 此言志既不營聲色百事皆自用心則皆得正也

傳以人至其志 正義曰喪德喪志其義一也玩 人為重以德言之玩物為輕以志言之終是志荒

而德喪耳。傳在心至勤道。正義曰：在心為志，詩序文也。在心為志，謂心動有所向也。發氣為言，言於志所趣也。志是未發，言是已發，相接而成。本末之異耳。志言並皆用道，但志未發，故以道寧志。不依道則不得寧耳。言是已發，故以道接言。不以道則不可接物。志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須勤道也。傳遊觀至生民。正義曰：遊觀徒費時日，故為無益。無益多矣，非徒遊觀而已。奇巧世所希有，故為異物。異物多矣，非徒奇巧而已。諸是妄作，皆為無益。諸是世所希有，皆為異物。異物無益，不可徧舉。舉此二者，以明此類皆是也。不作是初造之辭，為作有所害，故以為無益。不貴是愛如之語，有貴必有賤，故以異物對用物。雖經言用物，傳言器用可矣。經言有益有益，不知所謂，故傳以德義是人之本。故德義為有益，諸是益身之物，皆是有益。亦舉重為言。經之戒人主人王如此，所以化世俗生。

養下民也。此言生民宜十二年。左傳云分誘生民皆謂生活民也。下云生民保歌居與孝經云生民之本盡矣。言民生於世謂之生民。與此傳異也。俗本云弗賤衍弗字也。傳非此至其用。正義曰。此篇為戒止為此句。以西旅之獒非中國之犬。不用令王愛好之。故言此也。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澤。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傳寶賢至安矣。正義曰。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傳以任能配寶賢。言之論語云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故寶賢任能。則近人安。嫌安近不及遠。故云近人安。則遠人安矣。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嗚呼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之焉。是謂寶賢也。

嗚呼

夙夜罔或不勤

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

不矜細行終

累大德

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

為山九仞功虧一

篲

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篲猶不為山故曰功虧一篲是以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言其能信蹈行此誠

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其不免於過則亦

宜

**疏**

嗚呼至世王正義曰所誠已終故數以結之嗚呼為人君者當早起夜寐無有不勤於

德言當勤行德也若不矜惜細行作隨宜小過終必損累大德矣譬如為山已高九仞其功虧損在

於一篲惟少一篲不止猶尚不成山以喻樹德行政小有不終德政則不成失必當慎然如始以成

德政主孝信能蹈行此誠生民皆安其居處惟天子乃出世王天下也 傳輕忽至其微 正義曰矜是憐惜之意故以不惜細行為輕忽小物謂上狎侮君子小人愛玩犬馬禽獸之類是小事也積小善毀大德故君子慎其微易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故君子當慎微也 傳八尺至如始 正義曰周禮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玄云七尺曰仞與孔意異論語云譬如為山未成一簣鄭云簣盛土器為山九仞欲成山以喻為善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為山功虧一簣古語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艱難也是以聖人乾乾不息至於日昃不敢自慢恐末路之失同於一簣故

慎終如始也乾乾。易。其。日。具。無。逸。篇。文。傳。言其至且矣。正義曰此摠結上文信蹈行此誠。

行此以上言也言君主於治民故先云生民安其居天子乃得世世王天下也傳以庸君多自用己

不受人言敏經意而申之云武王雖聖召公猶設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身既非聖又無善誠

其不免於過則巢伯來朝。南方遠國或王克亦宜其然矣。

商慕義。芮伯作旅巢命。芮伯周同姓圻內來朝。之國為卿大夫陳

威德。疏。集伯至巢命。正義曰巢伯國爵之命巢云。君南方遠國也。以武王克商乃慕義

來朝主之卿大夫有芮伯者陳王威德以命巢君。史敘其事作旅巢命之篇。溥殷之至來朝。正

義曰武王克商即受周之王命知是殷之諸侯。伯是爵也。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或此巢。



是也故生儒相傳皆以爲南方之國今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也鄭玄以爲南方世一見者孔以夷狄之爵不過于此君伯爵夷夏未明故直言遠國也傳芮伯至巢云正義曰世本云芮伯姬姓是周同姓也杜預云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知是圻內之國者芮伯在朝作命必是王臣不得其官故卿與大夫並言之旅訓爲陳陳王威德以命巢

# 金縢第八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爲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

欲人金縢

遂以所藏爲篇名

**疏**

武王至金縢正義曰武王有疾周公作

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縢之匱遂作金縢凡序言下者謂作此篇也案經周公策命

之書自納金滕之匿也。為疏言所誇成主悟而開之。史敘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序以經具故略言之。傳為請至開之。正義曰。經云金滕之匱。則金滕是匱之名也。詩述報弓之事云。竹閉組滕。毛傳云。組繩滕約也。此傳言緘之以金。則訓滕為緘。王鄭皆云。滕束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為緘。家記稱周廟之內有金人參緘。其口則滕。是束縛之義。藏之於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鑊之。不欲人開也。鄭云。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是秘密之書。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金滕正義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策祝至屏弊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言卜吉告王差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敘周公被疏言東征遠反之事也。此篇敘事多而言語少。若使用周公不遭疏言。則請命之事遂無人知。為成主開書周公得反。史官美大。

其事故敘之  
以爲此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代公明年

武王有疾  
不悅豫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

可以戚我先王

穆勗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勸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

近我先王相順之辭

公乃自以爲功

周公乃自以請命爲已事

爲三

壇同墀

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爲三壇壇築土墀除地天除地於中爲三壇

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立壇上對三王植

辟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鉞以禮神植置也置於三

王之坐周公秉植珪以爲贊告謂祝辭

**疏**

既克至文王

正義曰既克商二年即紂之明年

也。王有疾病不悅，豫，不與太公二公同辭而言曰：我其為王。劓卜吉凶，問王疾，疾當瘳否。周公曰：王今有疾，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故當須卜也。周公既為此言，公乃自以請命之事為己事，除地為壇，壇內築壇，為三壇同壇，又為一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壇上，焉置璧於三王之坐，公自執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告此三王之神也。傳：伐紂至悅，豫正義曰：武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年伐紂，既殺紂，即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也。王肅亦云：克紂明年，顧命云：王有疾，不懌懌，悅也。故不豫為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為例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傳：穆劓至之辭。正義曰：釋訓云：穆穆，劓也。戚是親近之義，故為近也。武王時，三公惟周召與太公耳。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死，當劓卜去凶。周公言：武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

先王死則神與先王相近故言近先王若生則人神道隔是為遠也二公恐王死欲為之卜周公言王未可以死是相順之辭也戴去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土口吾與爾三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去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如鄭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傳周公至己事正義曰功訓事也周公雖許二公之卜仍恐王疾不瘳不復與二公謀之乃自以請命為己之事獨請代武王死也所以周公自請為己事者周公位居冢宰地則近親脫或卜之不善不可使外人知悉亦不可苟讓故自以為功也傳因大至三壇正義曰請命請之於天而告三王者以三王精神已在天矣故因太王王季文王以請命於天三王每王一壇故為三壇壇是築土壇是除池大除其地於中為三壇周公為壇於南方亦當在此壇內但其處

小別故下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但不知以何方爲上耳。鄭玄云：時祭壇墀於豐壇墀之處猶存焉。傳：立壇至三王。正義曰：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傳：辭以至祝辭。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蒼辭禮天。詩說：禱旱云：圭辭既卒，是辭以禮神，不知其何色也。鄭云：植古置字，故爲置也。言置辭於三王之坐也。周禮云：公執相圭，知周公秉相圭，又置以爲贊也。史乃冊祝曰：惟爾

元孫某遘厲虐疾

史爲冊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

危虐暴也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

代某之身

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欲

臣子之心以垂世教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

鬼神

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主之意

乃元孫

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

帝庭敷佑四方

洪元孫受命於天庭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

死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

畏

言武主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

嗚呼無

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歎惜武王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

龜

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

爾之許我我其以辟

與珪歸俟爾命

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

爾不許我

我乃屏璧與珪

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

疏

史乃至與珪

正義曰史乃為策書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其某即發也過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若爾三王是有太子之責於天謂負天子責必須一子死者請以旦代發之身今且死而發生又告神以代之狀我仁能順父又旦多材力多伎藝又能善事鬼神汝元孫不如且多材多藝又不能事鬼神言取發不如取旦也然人各有能發雖不能事鬼神則有人君之用乃受命於天帝之庭能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安定汝三王子孫在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揚而畏之



以此之故不可使死嗚呼發之可惜如此神明當  
救助之無得墮墜天之所下寶命夫下寶命謂使  
為天子若武王死是墮墜之也若不墜命則我先  
王亦永有依歸為宗廟之主神得歸之我與三王  
人神道隔許我以否不可知今我就受三王之命  
於彼大龜卜其吉凶吉則許我凶則不許我爾之  
許我使卜得言非且死而發生我其以辭與珪歸  
家待汝神命我死當以珪辭事神爾不許我使卜  
兆不言發死而且生我乃屏去辭之與珪言不得  
事神當藏珪辭也 傳史為至虐暴 正義曰告  
神之言書之於策祝是讀書告神之名故云史為  
策書祝辭史讀此策書以祝告神也武王是太王  
之曾孫也尊統於上繼之於祖謂元孫是長孫也  
某者武王之名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  
也易乾卦云夕惕若厲厲為危也虐訓為暴言性  
命危而疾暴重也泰誓牧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

之孔惟言臣諱若不解諱之意鄭玄云諱之者由  
成王讀之也意雖不明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  
讀之至此字口改爲某史官錄爲此篇因逐成王  
所讀故諱之上篇秦誓牧誓王自稱者今入史制  
爲此典故不須諱之傳太子至世教正義曰  
責讀如石傳施舍已責之責責謂負人物也太子  
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太子謂必須死疾不可救於  
天必須一子死則當以且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  
代今請代者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耳非謂  
可代得也鄭玄弟子趙商問主曰若武王未終疾  
固當瘞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已來何患不爲  
玄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嘿爾視其  
敷敘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遂  
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  
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爲此者自  
申臣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

但不見爾未必周公獨爲之鄭玄云丕讀曰丕受子孫曰子元孫邁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勞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與孔讀異傳我周至之意正義曰告神稱予知周公自稱我也考是父也故仁能順父上云元孫對祖生稱此言順父從親爲始祖爲王考曾祖爲皇考考父可以通之傳舉親而言父耳既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已可以代武王之意上言丕子之責於天則是天欲取武王非父祖取之此言已能順父祖善事鬼神者假令天意取之其神必共父祖同處言已之父祖所欲欲令請之於天也傳汝元至以死正義曰以王者存亡大運在天有德於民天之所與是受命天庭也以人况天故言在庭非王實至天庭受天命也既受天命以爲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當於乃卜三龜一天心有功於民言不可以死也

習吉

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

啓筮冊見書乃并是

吉

三兆既同吉開筮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

公視兆曰

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

終是圖

周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

茲攸俟

能念予一人

言武王愈此所以待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

公歸乃

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從壇歸翼明瘳

差也

疏

乃卜至乃瘳正義曰祝告已畢即於壇所乃卜其吉凶用三王之龜卜一皆相因而吉

觀兆也知其吉猶尚未見占書占書在於藏內啓藏以筮冊見其占書亦與兆體乃并是吉公視兆曰

觀此兆體主身其無患害也我小子新受命於三  
王謂卜得吉也我武王當惟長終是謀周之道此  
卜吉之愈者上天所以須待武王能念我一人天  
子之事成其周道故也公自壇歸乃納策於金縢  
之匱中主明日乃病瘳傳習因至而吉正義  
曰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之故以習  
爲因也雖三龜並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  
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  
曰原兆三兆各別必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  
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必三代之法並用之矣故  
知三龜三王之龜龜形無異代之別但卜法既別  
各用一龜謂之三王之龜耳每龜一人占之其後  
君與大夫等摠占三代之龜定其吉凶未見占書  
已知吉者卜有大體見兆之吉凶蠱觀可識故知  
吉也傳三兆至是吉正義曰鄭玄云籥開藏  
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

今於是吉。王肅亦云。筮開藏占兆書管也。然則占兆別在於藏。太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略觀三兆既已同吉開藏以筮見彼占兆之書乃亦并是吉言其兆頌符同爲大吉也。傳公視至必愈。正義曰。如此兆體指卜之所得兆也。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鄭玄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圻兆聲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即彼君占體也。但周公令卜級級欲王之愈。必當親視灼龜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占體與此文同。故引以爲證耳。傳言武至周道。正義曰。此原三王之意也。言武王得愈者。此謂卜吉武王之愈。言天與三王。一一須待武王能念我。三子事成。周道若死。則不復得念天子之事。周道必不成。

也禮夫子自稱曰予一人故以一人言天子也  
傳從壇至瘳差正義曰壇所即卜故從壇歸也

翼明釋言文瘳訓差亦爲愈病除之名也藏此書  
者此既告神即是國家舊事其書不可捐棄又不

可示諸世人故藏  
于金滕之匱耳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

乃流言於國  
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  
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

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  
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

也稚子  
成王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

告我先王  
辟法也告二公本公言我不以法法  
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周公既告二公  
遂東征之二年

之中罪人此得

于後公乃爲詩以貶王名之曰鷓鴣

王亦未敢誚公

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

之意以遺王王猶未

**疏**

武王至誚公正義曰周悟故欲讓公而未敢

誣王開金縢之書方始明公本意卒得成就周道天下太平吏官美大其事述爲此篇故追言請命

於前乃說流言於後自此以下說周公身事武王既喪成王幼弱周公攝王之政專決萬機管叔及

其羣弟蔡叔霍叔乃流放其言於國中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言欲篡王位爲不利周公乃告二公曰

我之不以法法此三叔則我無以成就周道告我先王既言此遂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刑罪人於

此皆得謂獲三叔及諸叛逆者罪人既得此成王猶尚疑公公於此既得罪人之後爲詩遺王名之



曰鷓鴣鷓鴣言三叔不可不誅之意王心雖疑亦未敢責誚公言王意欲責而未敢也傳法王至成王正義曰武王既死成王幼弱故周公攝政攝政者雖以成王為主政令自公出不復關成王也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則知羣弟是蔡叔霍叔也周語云獸三為羣則滿三乃稱羣蔡霍二人而言羣者并管故稱羣也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為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為周公之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違也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即放也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王亦未敢誚公是王心惑也鄭玄云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民間也傳三叔至成王正義曰般法多兄亡

弟立三牧以周公大聖又是武王之弟有少立之勢今復秉國之權恐其因即篡奪遂生流言不識大聖之度謂其實有異心非是故誣之也但啓商共叛爲罪重耳傳辟法也正義曰釋詁文

傳周公至此得

正義曰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

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遂東往征也雖征而不戰故

言居東也東山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云三

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

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罪人既多必

前後得之故云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惟言居東不

知居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

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

傳成王至未敢正義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

管蔡既誅主疑益甚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

所以宜誅之意其詩云鴟鴞鴟鴞取我不燕

我室毛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之二

子亦可以毀我周室言宜誅之意也釋言云貽遺也  
也以詩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以在周  
公故畏威未敢也鄭玄以爲韋王崩周公爲冢宰  
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  
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鷓鴣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  
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縢之書迎公來  
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解  
此一篇及鷓鴣之詩皆與凡異 秋大熟未獲

天大雷電以風

二年秋也蒙恒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

禾盡

偃木木斯拔邦人大恐

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

王與大

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

皮弁質服以應天

乃得周

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所藏請命冊書本

二公

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史百

執事皆從周公請命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史百執事

言信有此事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用公噫恨辭王執書以泣曰其勿

穆下

本欲虧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之

昔公勤勞王家惟予

沖人弗及知

言已幼童不及知用公昔日忠勤

今天動威以

彰周公之德

發雷風之威以明用公之聖德

惟朕小子其新

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

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

盡起

郊以玉幣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

二公命邦人凡六

木所偃盡起而築木之歲則大熟

木有偃拔起而

立之藥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

**疏**

秋大至大

熟

正義曰爲詩遺王之後其秋大熟未及收穫

天大雷電又隨之以風禾盡偃仆大木於此而拔

風災所及邦人大恐王見此變與大夫盡皮舟以

開金滕之書案省故事求變異所由乃得周公所

自以爲功請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問於本從公

之人史與百執事問審然以否對曰信言有此事

也乃爲不平之聲噫公命我勿燕言王執書以泣

日其勿苛卜吉凶言天之意已可知也昔公勤勞

王家惟我幼童之人不及見知今天動雷電之威

以彰明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改過自新遣人往

迎之我國家褻崇有德之禮亦宜行之王於是出郊而祭以謝天。天乃雨。反風未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仆者盡扶起而築之。禾木無虧。歲則大熟。言周公之所感致若此也。傳二年至之。

異 正義曰上文居東二年未有別年之事。知即是二年秋也。嫌別年故辨之。洪範咎徵云蒙恒風。

若以成王蒙闇故常風順之風是闇徵而有雷者。

以威怒之故以示天之威怒有雷風之異。傳風。

災至大恐 正義曰言邦人則風災惟在周邦不。

及寬遠故云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言獨畿內恐。

也 傳皮弁質服以應天 正義曰皮弁象古故。

爲質服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無旒乃是冕之質者。

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

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也。皮弁。

白布衣素積裳故爲質也。鄭玄以爲爵弁必繫弁。

白布衣素積裳故爲質也。鄭玄以爲爵弁必繫弁。

白布衣素積裳故爲質也。鄭玄以爲爵弁必繫弁。

者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未道焉傳二公至請  
命正義曰二公與王若同而問當言王及二公  
今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先問知二公倡王啓之  
故先見書鄭云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  
事也以金縢匱內有先王故事疑其遭遇災變必  
有消伏之術故倡王啓之史爲公造策書而百執  
事給使令皆從周公請命者傳史百至恨辭  
正義曰周公使我勿道此事者公以臣子之情慮  
心欲代王死非是規求名譽不用使人知之且武  
王瘳而周公不死恐人以公爲詐然令知者勿言  
今被問而言之是違負周公也噫者心不平之聲  
故爲恨辭傳周公至之宜正義曰公之東征  
止爲伐罪罪人既得公即當還以成王未寤恐與  
公不和故留東未還待王之察己也新迎者改過  
自新遣使者迎之詩九戩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  
象禮有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報友

遜豆是國家禮也。傳郊以至之是。正義曰祭  
天於南郊故謂之郊。郊是祭天之處也。王出郊者  
出城至郊爲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  
天。牲幣如其器之色。是祭天有玉有幣。今言郊者  
以玉幣祭天告天以謝過也。王謝天天即反風起  
禾明。郊之是也。鄭玄引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  
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日故郊  
之是得反風也。傳木有至見之。正義曰上文  
禾偃木拔必亦偃故云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  
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鄭王皆云築拾也。禾  
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意太曲  
碎當非經旨。案序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年  
以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於大誥之前者因武王喪并見之。

大誥第九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三監管蔡商淮夷

周

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相謂攝政黜絕也將以誅叛者之義

大誥

**疏**

武王至大誥正義曰武王既崩管為蔡叔與紂子武庚三人監殷民者又及淮夷

共叛周公相成王攝王政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庚之命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史敘其事作大誥



序上下相顧為文此言三監及淮夷叛摠舉諸叛

之人也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

殷後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邦康叔

是管蔡商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

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爲管蔡霍獨爲異耳謂之監者當以殷之畿內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且使三人監此殷民未是封建之也三人雖有其分互相監領不必獨主一方也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爲諸侯奉其先祀爲武庚未集恐有賊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之是言輔相武庚共監殷人故稱監也序惟言惟夷叛傳言惟夷徐奄之屬共叛周者以下序文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作周官又云魯公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作費誓彼三序者一時之事皆在周公歸政之後也多方篇數此諸國之罪云至于再至于三得不以此王初崩已叛成王即政又叛謂此爲再三也又此知淮夷叛者徐奄之屬皆叛也傳相謂至天下正義曰君奭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

左右於時成王爲天子自知政事二公爲臣輔助  
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於彼故辨之相謂攝政焉  
政者教由公出不復關自成王耳仍以成王爲主  
故稱成王鄭文云黜貶退也黜實退名但此黜乃  
殺其身絕其爵故以黜爲絕也周公此行普伐詛  
叛獨言黜殷命者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啓商其間  
王室則此叛武庚爲主且顧微子之序故特言大  
黜殷命也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經皆是也大  
誥陳大道以誥天  大誥 正義曰此陳伐叛之  
言下遂以名篇  義以大誥天下而兵凶戰危  
非衆所欲故言煩重其自殷勤多止而更端故數  
言王曰大意皆是陳說武庚之罪自言己之不能  
言之當繼父祖之功須去叛逆之賊人心旣從上  
之又吉往伐無有不克勸人勉力用心此時武王  
初崩屬有此亂周公以臣代君天下未察其志親  
弟猶尚致惑何況疎賤者乎周公慮其有向背之

意故殷勤告之陳壽云臯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臯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也其意或亦然乎但君與康誥乃與召公康叔語也其辭亦甚委悉抑亦當時設言自好煩復也管蔡導武庚爲亂此篇略於管蔡者猶難以伐弟爲言故專說武庚罪耳王若曰猷

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周公稱成王命順大道以告天下衆國及

於御治事者盡及之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

言周道不

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監淮夷並作難

延洪惟我幼沖人

凶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言其不可不誅之意

嗣無疆大歷服弗

造哲迪民康

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士數服行其政而不能爲智道以安人

故使叛先自責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安人且猶不能況其

有能至知天命者乎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

往求朕攸濟已發端數辭也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往求我所以

濟渡言祇懼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前人文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忘大功言任重予不敢

閉于天降威用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

將欲伐四國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遣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其命而行之言卜不可違



至即命 正義曰周公雖攝王政其號今大尊則  
假成王爲辭言王順大道而爲言曰我今以大道  
誥汝天下衆國及於衆治事之臣以我周道不至  
故上天下其凶害于我家不少言叛逆者多此害  
延長寬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自言害及已也我  
之致此凶害以我爲子孫承繼無疆界之大數服  
行其政不能爲智道令民安故使之叛自責也安  
民猶且不能況曰其能至於知天之天命者乎言  
己不能知天意也復歎而言己乎我惟小子承先  
人之業如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渡言己恐懼  
之甚我求濟者惟在布行大道布陳前人文王  
武王受命之在我此身不忘大功旣不忘大  
當誅叛逆由此我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而不  
之言必將伐四國也寧天下之王謂文王也文王  
遺我大寶龜疑則就而卜之以繼天命命令我  
受其命言已就龜卜其伐之吉凶已得吉也傳

周公至及之

正義曰序云梓辰王則王若曰者

稱成王之言故言周公稱成王命其非王意成

王爾時信流言疑周公豈命公伐管蔡乎辭訓道

也故云順大道以告天下衆國也鄭王本獻在誥

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莽依此

大誥其書亦道在誥下此本獻在大上言以道誥

衆國於文爲便但此經云猷大傳云大道古人之

語多倒猶詩稱中谷谷中也多邦之下云於爾御

事是於諸國治事者盡及之也鄭玄云王周公也

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

周公自稱爲王則是不爲臣矣大聖作則豈爲是

乎傳凶害至之意正義曰釋誥云延長也洪

大也此害長大敗亂國家經言惟我幼童人謂揜

累之故傳加累字累我童人言其不可不誅之意

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王肅

又以惟爲念向下爲義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

無窮之道 傳言子至自責 正義曰嗣訓繼也

言子孫承繼祖疆境界則是無窮大數長遠卜世

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也 傳安人至者乎 正

義曰民近而天遠以易而況難天子必當至靈至

靈乃知天命言己猶不能安民明其不知天命自

責而謙 傳前人至任重 正義曰成主前人故

爲文武也以涉水爲喻言求濟者在於布行大道

行天子之政也文武有大功德故受天命又當布

陳文武受命所行之事也陳行天子之政又陳文

武所行之事在此不忘大功大功太平之功也言

己所任至重不得不奉天道行誅伐也 傳天下

至四國 正義曰王者征伐刑獄象天震曜殺義

則征伐者天之所威用謂誅惡是也天有此道王

者用之用之則開不用則閉言我不敢閉絕天之

所下威用而不行之既不敢不行故於伐四國

傳安天至可運 正義曰紂爲昏虐天下不安言

紂爲昏虐天下不安言



文王能安之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道我大賢龜  
者天子寶藏神龜疑則卜之繼天明道就其命而  
行之言卜吉則當行不可違卜也所以大寶龜能  
得繼天明者以天道玄遠龜是神靈能傳天意以  
示吉凶故疑則卜之以繼天明道鄭  
玄云時既卜乃後出詁故先云然 曰有大艱

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蝨

曰語更端也四國作

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於此蠢動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

言殷

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

民不康曰予復反

鄙我周邦

祿父言我殷當復歎或東國人令不安反鄙易我周家道其罪無狀

今

養蠹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牧

寧乎武圖功

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

立其功言人事先應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大事戎事也人

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為美

**疏**

曰有至并吉

正義曰上言為

之罪更復發端言之曰今四國叛逆有大難於西土言作亂於東與京師為難也西土之人為此亦

不得安靜於此人情皆蠢蠢然動殷後小國朕然之祿父大敢紀其工業之次敘而敘與復之

父所以敢然者上天下威於三叔以其流言欲下威誅之祿父知我周國有此疵病而欺惑東國人

今人不安祿父謂人曰我殷復望得更為天子反鄙易我周國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民之賢

者有十夫不從叛逆其來爲我莫佐我周於是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明祿又舉事不爲得賢者叛來投我爲我謀用是人事先應如此則我有兵戎大事征伐必休美矣人謀既從我卜又并言是其休也言往必克敵安民之意告衆使知也傳曰語至蠢動正義曰周公丁寧其事止而復言別加一曰語更端也下言王曰此不言王史詳略耳四國作逆於東京師以爲大難故言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亦如東方見其亂不安也釋詁云蠢動也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當時京師無與應者鄭言妄耳傳言虢至復之正義曰虢本天子之國武庚比之爲小故言小腆腆是小貌也鄭玄云腆謂小國也王肅云腆至也虢小主謂祿父也大赦紀其王業經紀王業望復之也傳天下至疵病正義曰王肅云天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言誅三叔是天下

威也釋詁云瘕病也鄭王皆云知我國有瘕病之  
瑕傳祿父至無狀正義曰祿父以父罪滅那

身亦當死幸得繼其先祀宜荷天恩反鄙薄輕易  
我周家言其不識恩養遺其罪無狀也漢代止有

無狀之語蓋言其罪大無可形狀也近代已來遭  
重喪答人書云無狀招禍是古人之遺語也傳

今天至先應正義曰武庚既叛聞者皆驚故今  
天下蠢動謂問叛之日也今之明日聞叛之明日

以獻為賢四國民內賢者十夫來翼佐我周十人  
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有先見之明知彼必敗

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告衆謂之為賢未  
必是大賢也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用此十夫為

之將欲伐叛而賢者即來言人事先應也傳大  
事至為美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今論伐叛知大事戎事也十夫來翼人  
謀既從下又并言所以為美美即經之休也既言

其休乃說我卜并吉以成此休之意鄭玄云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王肅云何以言美以三龜一習吉是言并吉證其休也與孔異矣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

氏庶士御事

以美故告我友國諸侯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衆士御治事者言謀

及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

逋播臣

用汝衆國往伐殷逋亡之臣謂祿父

爾庶邦君越庶

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

汝衆國上下無不反曰征伐四國爲大難

敘其情以戒之

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

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之過自責不能緩近以及遠越予小子考翼

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於我小子先卜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可征

則王室有害

**疏**

卦于告至違卜

正義曰以人從

故宜從卜

之君及於尹氏卿大夫衆士治事者曰我得吉卜我惟與汝衆國往伐殷通亡播蕩之臣謂伐祿父也汝國君及於衆治事者无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代此四國爲難甚大言其不欲征也汝不欲伐罪我之由四國之民不安而叛者亦推在我天子王官與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之然以此今汝難征過事在我雖然於我小子先考疑而卜之欲成周道若謂四國難大不可征則於王室有害不可違卜宜從卜往征也

傳以美至及之

正義曰肆訓故也承上休之下以其東征必美之故我

告友國君以下共謀之尹氏即顧命云百尹是也

尹正也諸官之正謂齊大夫故傳言及於正官尹

尹正也諸官之正謂齊大夫故傳言及於正官尹

氏卿大夫尹氏即官也。摠呼六六爲官氏也。上文大誥簡多邦越爾御。无尹氏庶士。下文爾庶邦君越庶上御事。亦无尹氏。惟此及下文施義二者詳其文餘略之。從可知也。傳用汝至祿父。正義曰。逋逃也。播謂播蕩。逃亡之意。祿父殷君謂之爲殷。今日叛逆是背周逃亡故。云用汝衆國往伐彼殷君於我周家。逋逃亡叛之臣。謂祿父也。傳汝衆至戒之。正義曰。王以卜吉之。故將以諸國伐殷。且彼諸國之情。必有不欲伐者。無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征伐四國。爲大難。言其情必如此。叙其情以戒之。使勿然也。鄭云。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爲難大。是言反者。謂反上意。反是上意。則知曰者。相與言也。傳言四至及遠。正義曰。自責惟當言天子教化之過。而并言諸侯者。化從天子。布於諸侯。道之不行。亦并君之各見庶邦。亦有過。故并言之。教化之

過在於君身而云王宮邦君室者宮室是行化之  
處故指以言之傳於我至從卜正義翼訓勤

也於我小子先自考卜欲成周道汝庶邦御事等

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周道不成於王室有害故

宜從卜小子先卜當謂初即位時小其欲成周道

也不可違卜謂上朕卜并吉也言欲征卜吉當從卜

之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鯨寡

哀哉故我童人成主長思此難而歎曰信蠢予

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我周家為天下役

艱難於我身言不得已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

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言征四國於我童人

不惟自憂而已乃欲

言

言

言

言



施義於汝衆國君臣綏予曰無比必于恤不可不

成乃寧考圖功

汝衆國君臣當安勉也曰無勞於夏不可不成汝寧

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功責其以善言助之



肆予冲至圖功

正義

故我童子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嗚呼四國今

叛信蠢動天下使寡寡受害尤可哀哉我周家

爲天下役事而遺我甚大乃投此艱難於我身

此難須平不可以已今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

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於汝多士尹

氏治士之人如此爲汝計汝君臣當安勉我曰無

勞於征伐之憂我諸侯當往共征四國汝王不

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所謀之功宜出此善言以

助我何謂違我不欲征也傳我周至得已

正義曰爲天子者當役己以養天下故我周

家為天下役事，揔言周家當救天下。此事遺我，故為甚大。以大役遺我，以為甚大。而又投擿此艱難之事於我身，謂當己之時，有四國叛逆，言己職當靜亂，不得以己也。傳言征至事者，正義曰：印

我恤憂也。四國叛逆，害及眾國。君得靜亂，則為大義。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

於汝眾國。君臣言難除，則義施也。傳汝眾至之助，正義曰：緩安也。畢勞也。言我既施義於汝

眾國，君臣言得我之力，當安慰勉勸。我曰：無勞於憂。今我無憂，四國眾國自來征之。經言寧即文王

考即武王，故言寧。祖聖考也。王以眾國已予惟反，已乃復設為此言，責其無善言助已。

小子不敢替上帝命，不敢廢天命言。天休于

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

茲命

言天美文王與周者以文王惟卜  
之用故能安受此天命明卜宜用

今天其

相民矧亦惟卜用

人獻十夫是天助民以亦  
用卜平言可知矣亦亦文

王鳴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

敷天之明德可  
畏輔成我大人

之基業言卜  
不可違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

爾知寧王若勤哉

特命父老之人知文王故  
事者大能遠省識古事汝

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  
目所親見法之又明

天閱烝我成功所予

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闕慎也言天慎勞  
我周家成功所在

我不敢不極盡文王  
所謀之事謂致太平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我欲極盡文王所謀故大化天下道我友國諸侯

天棐忱辭其考

我民

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矣

予曷其不于前

寧人圖功攸終

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人之道謀立其功所終乎

天亦

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

天亦勞慎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

已去

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天欲安民我何敢不於前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

**疏**

已予至丕基止義曰既攸衆國之

情告以必征之意已乎我惟小子不敢廢上帝之命卜吉不征是廢天命從卜而興乃有故事天休

美於安天下之文王興我小國周者以安民之王惟卜是用以此之故安受此上天之命明卜宜用

之。今天助民矣。千夫佐周，是天助也。人事驗，亦如文王。惟卜之用吉可知矣。嗚呼！而歎天之明德可畏也。輔成我周家，大之基業。卜既得，言不可違也。傳人獻至文王，正義曰：天之助民，乃是常道。而云民獻十夫，是天助民者。下云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故以民獻十夫爲天助民也。王曰：爾至休畢。正義曰：既述文王之事，王又命於衆曰：汝惟父老之人，汝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寧王若此之勤勞哉。以老人目所親見，必知之也。以文王勤勞如此，故天命慎勞來我周家，當至成功所在。天意既然，我不敢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謀致太平，我欲盡行之。我欲盡文王所謀，故我大爲教化，勸誘我所友國君，共伐叛逆。天既輔助我周家，有大化誠辭，其必成就我之衆民。天意既如此矣，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民之道，謀立其功之處，所而終竟之乎。天亦惟勞慎我民，若人有疾病。

而欲已去之天意於民如此之急我河敢不於前  
安人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乎以須終畢之故故

當誅除逆亂安養下民使之致太平 傳闕慎至

太平 正義曰闕慎釋詁文天慎勞我周家者

其德當天心慎惜又勞來勸勉之使至成功所在

在於致太平也天意欲使之然我爲文王子孫敢

不極盡文主所謀之事文主本謀謂致太平 傳

言我至民矣 正義曰釋詁云棐輔也忱誠也文

承大化之下知輔誠辭者言周家有大化誠辭爲

天所輔其成我民必爲民除害使得成也 傳天

亦至去之 正義曰亦者亦同之義也君民共爲

一體夫慎勞使成功亦當勤勞民使安寧故言亦

也如疾欲已去之言天急於民至其也 傳天欲

至畢之 正義曰上云卒寧王圖事又云圖功故

終此云故受休畢畢終也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

異大意惟言富終文王之業須行逆亂之賊周公

重兵慎戰丁  
寧以勸民耳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曰

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  
言國家之難備矣自思念之  
若考作室既底

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

乃不肯為堂基況肯構立屋  
平不為其易則難者可知  
厥父苗厥子乃弗

肯播矧肯穫  
又以農喻其父已苗耕其田其子乃不肯播種况肯收穫乎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弃基  
其父敬事

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  
有後不弃我基業乎今不征是弃之  
肆予曷敢

不越卬敕寧王大命  
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故我何敢不於今日撫循

文王天命以征逆乎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

勸弗救

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心不救者以子惡故以此曰

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

疏

王曰若至弗救正義曰子孫成父祖之業古道當然王又言

曰今順古昔之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日思念之乃以作室爲喻若父作室營建基址既致法矣其子乃不肯爲之堂況肯構架成之乎又以治田爲喻其父苗耕其田殺其草已堪下種矣其子乃不肯布種況肯收穫乎其此作室治田之父乃是勸事之人見其子如此其肯言曰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必不肯爲此言也我若不終文武之謀則文武之神亦如此耳其肯道我不棄基業乎作室農人猶惡棄其基業故我何敢不於我身今日撫循安人之文王天命以征討叛



逆乎我今東征無往不克若凡人兄及父與子弟  
爲家長者乃有朋友來伐其子則民皆養其耆  
之心不救之何則以子惡故也以喻伐四國  
如父兄亦無救之者以君惡故也言罪大不可不  
誅無救所以必克也顧氏以上不印自恤傳云不  
惟自憂遂皆以印爲惟但印之爲惟非是正訓  
孔意亦以不印爲惟義也傳又以至獲乎正義  
義曰上言作室此言治田其取喻一也上言若考  
作室旣底法此類上文當云若父爲農旣耕田從  
上省文耳菑謂殺草故治田一歲曰菑言其始殺  
草也播謂布種后稷播殖百穀是也定本云矧弗  
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爲衍字  
傳其父至棄之正義曰治田作室爲喻旣同故  
以此經結上二事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一  
經然取喻旣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  
謂其脫而妄增之傳若兄至大故正義曰此

經大意言兄不救弟父不救子發首兄考備文伐  
厥子不言弟互相發見傳言兄弟父子之家以足  
之民養其勸民謂父兄爲家長者也養其心不退止也  
王曰嗚呼肆哉

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臣下

御治事者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十人越天棐忱爾

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於天輔誠

汝天下是知無敢易天法況惟大艱人誕鄰胥

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惟大焉難之人謂三

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若王曰：「鳴呼，不早誅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論**

至不易

正義曰：既言四國無救之者，王曰：「又言數今伐四國，必克之，故告汝眾國君及於汝治事之臣，所以知必克者，故有明國事用智道者，亦惟有十人，此人皆蹈知上天之命，謂民獻十夫來佐周家，此人既來，克之必也。於我天輔誠信之，故汝天下是知無敢變易天法者。若易法無信，則上天不輔，故無敢易法也。況今天下罪於周國，使四國叛逆，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等，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自欲拔本塞源，反害周室，是其為易天法也。彼變易天法，若不早誅之，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傳言其至佐周，正義曰：此其必克之故也。爽明也由用也，有明國事用智道，言其有賢德也。蹈天者，識天命而履行之，此言十人謂上文民獻十夫來佐周家者，此是賢人，賢人既來，彼無所與，是必

克之効也。王肅云：我未伐而知民弗救者，以民十夫用知天命故也。傳於天至叛乎。正義曰：於

天輔誠言天之所輔，必是誠信。汝天下於是觀之。始知無敢變易天法。若易天法，則天不輔之。況今

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以小況大，易法猶尚不可況叛逆乎。傳惟大至不易。正義曰：以下句

言相伐於其室，家室家自相伐，知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也。天近相伐於其室，家者三叔為周室至

親而舉兵作亂，是室家自相伐為叛逆之罪。是變易天法之極。若汝諸國不肯誅之，是汝天下亦不

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王肅云：惟大為難之人，謂管、蔡也。天近相伐於其室，家明不可不誅也。管、蔡

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予永念曰：天惟喪殷。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若稽天子曷敢不終朕命。叔稼稽之夫除莠。世我念天亡虜。

志主亦猶是矣我何敢不順  
天終竟我壘敵乎言當滅虜  
天亦惟休于其

寧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天亦惟美于文王受命我

何其極卜法敢不  
於從言必從也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

卜井吉  
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流今卜井吉乎言不可不從  
肆朕

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以

吉之故大以汝眾東征四國天命不僭差  
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克之不可不勉  
疏  
予永至若

茲正義曰所以必當誅四國者我長思念之曰  
天惟喪亡殷國者若稼穡之夫務去草也天意既  
然我何敢不終我壘敵也言穰草盡須除去躬餘  
皆當殄滅也天亦惟美於前寧人文王我何其極

文王卜法敢不於是從乎言必從之也我循彼寧人所  
所有旨意以安疆土不待卜筮使即東征已自善  
矣況今卜東征而龜并吉以吉之故我大以爾東  
征四國天命必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不可  
不從卜不可不勉力也傳天亦至必從正義  
曰天亦惟美於文王受命言文王德當天心天每  
事美之故得受天命是文王之德大美也文王用  
卜能受天命今於我何其窮極文王卜法敢不從  
乎言必從文王卜也傳循文王至不從正義曰  
文王之旨意欲令天下疆土皆得其宜有叛逆者  
自然須平定之我直循彼文王所有旨意伐叛則  
已善矣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  
從也王肅云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旨意盡天下疆  
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三龜皆吉  
明不可不從也傳以卜至不勉正義曰天命  
不僭者天意去惡與善其事必不僭是言我言而

似惡也。卜兆陳列。惟若此吉。言往必克之。不可不勉力也。

# 微子之命第十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

一名祿父

命微子啓代

殷後

啓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爲宋公爲湯後

作微子之命

封命之書

**疏**

成王至之命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君之命殺武庚乃命微子啓代武庚爲殷後爲書命之史

敘其事作微子之命黜殷命謂絕其爵也殺武庚謂誅其身也傳啓知至湯後正義曰啓知紂

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遁於荒野微子作告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即奔周也傳

言得封之由故言其奔周耳僖六年左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

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  
爲受其辭而被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  
詎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啓乃持其祭器造於  
軍門內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  
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  
也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  
臂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  
實耳樂記云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則  
傳言復其位者以其自縛爲囚釋之使從本爵  
其卿大夫之位及下車卽封於宋以其終爲殷後  
故樂記云投殷之後爾時未爲殷之後也微子初  
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爲公令爲湯  
後使祀湯耳

微子之命

稱其本爵

疏

微子之命正

義曰今寫命書之辭以爲此  
類也

王若曰猷殷王



子

微子帝乙元子故頌道本而稱之

惟稽古崇德象賢

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言今法之

統承先王修其禮物

言之

後各修其典禮正朔服色與時王並通三統

作賓于王家與國咸

休永世無窮

為時王賓客與時皆羨長世無竟

嗚呼乃祖成

湯克齊聖廣淵

言汝祖成湯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澤流後世皇

天眷佑誕受厥命

大天眷顧湯佑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撫

民以寬除其邪虐

撫民以寬政放桀邪虐湯之德功加于

時德垂後裔

言湯立功加於當時德澤垂及後世裔末也

爾惟

踐修厥猷舊有令聞

汝微之言能踐湯德  
又有善譽昭聞遠行

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

不忘

言微子敬慎能孝嚴恭神人  
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

**疏**

王若曰猷殷  
王元子

義曰王順道而言曰今以大道告汝殷王首子告  
之以下辭也曰猷如大誥言以道誥之

至稱之正義曰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  
微子啓與仲衍尚為妾已而為妻後生紂紂父欲

立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  
立妾之子故紂為後鄭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

若順也猷道也以其本是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  
釋詁云元首始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

傳言二  
至三統 正義曰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  
天子賞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云王者存二

身已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爲正夏人以日爲正後六十年  
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禮運云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  
後得郊祭天以其祖配之鄭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  
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是立二王後之義也此命首言稽古則立先代之後自古而有此法不知從  
何代然也孔意自夏以上不必改正縱使正朔不改典禮服色自當異也曰篤不忘正義曰僖  
十二年左傳主命管仲之辭白謂督不忘則曰亦謂義孔訓篤爲厚故傳云謂厚不可忘杜預以督  
爲正可謂正而不  
可忘也

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

于上公尹茲東夏

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於今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於

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來在京師東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

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

勗哉勗其為君之德往臨人布汝敷

訓慎汝祖服命數循用舊典無失其常以蕃屏周室戒之

**疏**

慎乃服命正郭曰傳言慎汝祖服

命數謂祭湯廟得用天子之禮服其勢之本弘乃服命則上公九命當慎之無使乖禮制也

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

大汝烈祖成湯

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言上下同榮慶

世世育子德

萬邦作式

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同公侯而特為萬國法式

俾我

有周無斁

汝世享德則使我有周好汝無厭

嗚呼往哉惟

休無替朕命

欽其德遣往之國言當惟為美政無廢我命

唐叔

得禾異畝同穎

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也畝壘穎穗也禾冬生一

壘而合 為一穗獻諸天子

拔而貢之

王命唐叔歸周公于

東

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

作歸禾

亡

**疏** 唐叔至歸禾

正義曰成王母弟唐叔於其食邑之內得禾下異畝

壘上同穎穗以其有異拔而貢於天子以為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反王命唐叔歸周公

於東命有言辭史敘其事作歸禾之篇傳唐叔至一穗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云叔父唐叔成

王之母弟指言唐叔得禾知其所食邑內得異禾也唐叔食邑書傳無文詩述后稷鍾禾於實秀之

下乃言實類。毛傳云：「穎，言穗重而垂，是類為穗也。」禾各生一穗，而合為一穗，言其異也。書傳云：「成主之時有三苗，賁桑葉而生，同為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主。」下傳云：「拔而貢之，其是盈車之穗，不可手拔而貢，不用書傳為說也。」傳異，叔至封晉，正義曰：「禾者和也，異叔同類也。」天下和同之象，成王以為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也。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啓金縢之先後也。王啓金縢，立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必不肯歸周公，當是啓金縢之後，喜得夷土，初平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唐叔後封於晉，經年多矣。傳言此者，欲見此時未封，知在邑內得之。昭元年左傳稱：「主滅唐而封大叔焉，所滅之唐，即晉國是也。」然則待禾之時未封於唐，從後種之為唐叔耳。

周公既得而禾旅

天子之命

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

作嘉

禾

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善禾名篇告天下

疏

周公至嘉禾正義曰田小

得王所命禾乃陳天子歸禾之命爲文辭稱此禾之善推美於成王史叙其事作嘉禾之篇傳已得至稱君正義曰鄭云受王歸已禾之命與其禾以爲既得命禾謂復得禾義當然矣成王歸禾之命必歸美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是善則稱君之義也善則稱君坊記文也傳天下至下云正義曰嘉訓善也言此禾之善故以善禾名篇陳天子之命故當布告天下此以善禾爲書之篇名後世同穎之禾遂名爲嘉禾由此也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篇後篇在前者蓋先封微子後布此書故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二